

【追思在地藝術家】

## 土地最深沉的印記 談王信豐的藝術世界

文 / 陳水財(藝術家)

王信豐的神情笑貌彷彿就在眼前，此刻重讀他的畫作，的確百感交集。前年（2014）在台中「順天建設藝術空間」舉辦個展時，他曾寫下一篇〈臺江永痕〉的自述，清楚道出近十多年來他的創作心境與對藝術主題的著迷：

乍見曲線交織的百里長灘 / 迴返曲折沙丘稜線 / 煙波千頃波光鄰鄰 / 綿延不絕的麻黃林 / 漫無邊際的菅芒花 / 飽滿翠綠的紅樹林 / 有透視感的電線桿 / 秋日光霞映照灣丘……  
杳無人蹤的秋日長灘 / 彌漫著超現實的氛圍 / 猶未曾捕捉到這一刻 / 冷豔欲絕的神韻之前……在歷史的滄茫中 / 在秋末的黃昏裡……在有生之年 / 以「西濱臺江」之名 / 書寫四季的美麗容顏 / 以美術工作者的身份 / 為臺江鑲上一絲美麗的金邊 / 並奢望留下一個深沉的印記



藝術家王信豐（家屬提供）

這篇文章可以說是畫家生前對他創作的最後陳述。王信豐最後的創作身影後來被大嫂林慧珍女士po在臉書上：他緊握著手中的畫筆，執著於刻寫著他一直眷戀不忘的濱海風景——一片迎著北風的木麻黃林。

約在2005年前後，他曾經把一篇文字放進「高屏溪」為題材的畫作中，這篇文章取自蘇格蘭民謠「羅莽湖畔」（Loch Lomond）的歌詞：

The wee birdies sing and the wild flowers  
spring. / And in sunshine the waters are sleeping

/ But the broken heart, it kens nae second spring  
again / Tho' the waeful may cease frae their  
greeting.

歌詞是一位在1746年戰役中被俘的蘇格蘭高地(Highlands)的Jacobite黨人，在即將被英軍處決之前所寫，託給一位可能被釋放的牢友，帶回去給他住在羅莽湖畔的愛人；整首歌詞表達

了對家鄉土地與情人的無盡思念，悲愴而淒美。以王信豐最後創作的身影對照「羅莽湖畔」，他真的是在「有生之年 / 以『西濱臺江』之名」 / 書寫四季的美麗容顏……為臺江鑲上一絲美麗的金邊 / 並奢望留下一個深沉的印記。」他最後的創作身影上，仍然呈顯出對土地深深眷戀，而這一幕的確叫人動容。

王信豐從水墨入手，  
出道甚早，二十八歲（1980）

時，就在台北「春之藝廊」舉辦了盛大的個人畫展；在這次展覽中「木麻黃」這種濱海植物的意象，顯得特別凸出。他不強調淋漓的墨韻，而以枯墨描繪迎著強風的稀鬆枝桠，孤傲而強韌。這個展覽可以說是他進入藝壇的「起手式」，似乎也預示了王信豐往後的藝術路徑；而當他二十年後抵達「西濱」之後，自然一眼就辨認出他的藝術目標與人生歸宿。

1998年後，王信豐花了十年的時間，傾全



海岸樹描 王信豐 壓克力、畫布 80x80cm 2015 家屬提供

力描繪高屏溪。他開始改用畫布與壓克力顏料創作。在從事水墨創作二十年之後，決意改變媒材，他說：「我用畫布取代宣紙，壓克力顏料及其各種的基底材取代了以往的『水墨』，也大膽的使用了噴槍及各種可能的工具，不斷的嘗試與實驗對於媒材的掌控，也試圖探尋藝術的新領地。」媒材的改變，擺脫了某些水墨美學慣性，過去筆情墨韻的文人胸懷轉變為對土地的關注。

在「高屏溪」的系列創作中，王信豐開啓了另一片新的藝術境地。「高屏溪」系列，題材鮮明，氣度恢宏，是畫家藝術生涯的一處高峰。

1996年前後，他曾有「綠島記行」系列水墨畫，枯筆勾描的方式仍是創作主調，只是淡墨的運用增加，但卻北風呼嘯、岩石清冷，而在森冷與蕭瑟中增添了幾分孤寂與詩意。這是「高屏溪」系列的前奏曲。「悲愴淒美」一直是王信





溪流組曲之5 王信豐 壓克力彩、畫布 160x130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

精神與外在的形式映照、對話」，「普遍性與特殊性間的矛盾統一」；或是「流動河流是大地讚美自然與人生時湧唱出來的讚歌」（曾貴海詩），「高屏溪」不是外物，它更接近王信豐的心境。

「木麻黃」題材在王信豐的創作中最早出現，而後是「菅芒花」，而後是「鵝卵石」，而後是「北風」。「木麻黃」是一種耐風耐鹹的植物，在強風的海邊環境，也依然能掙扎求生。相對於松柏的君子風範，「木麻黃」顯然土性堅強，其粗礪堅韌的性格與台灣土地的關連極為緊密。「菅芒花」在「高屏溪」中大量出現：一到秋天，在山坡、溪流到處滋長，一片白茫茫，以強韌的生命緊捉著土地，神秘滄茫，詩意深沉。「鵝卵石」也構成「高屏溪」畫作的重要景

觀；畫面中，卵石向遠處的地平線無盡延伸，總會有一帶溪水穿繞而過，在寂靜中透露一絲柔情。歷經溪水冲刷的卵石，變成為台灣河川上最耀眼的音符；一如悄然沉睡的生命，用細微的音調互訴彼此的滄桑。王信豐捕捉這些相互依偎的音符，譜成了一種寂寥的土地之歌。

觀；畫面中，卵石向遠處的地平線無盡延伸，總會有一帶溪水穿繞而過，在寂靜中透露一絲柔情。歷經溪水冲刷的卵石，變成為台灣河川上最耀眼的音符；一如悄然沉睡的生命，用細微的音調互訴彼此的滄桑。王信豐捕捉這些相互依偎的音符，譜成了一種寂寥的土地之歌。

王信豐的藝術中似乎嗅不到東風的信息、也聞不到南風的氣味；他的畫中只有「北風」。他往往在清冷的晨光中，駕臨高屏溪谷，親炙「北風」的凌冽，傾聽高屏溪的嘆息。「北風」成了「悲愴凄美」美學最有力的註腳，形塑了王信豐獨特的藝術紋理。藝術家甚至追尋「北風」，溯

風而上，走尋土地的氣味：四草濕地、七股瀉湖、雙春海濱、鰲鼓溼地……都成了他流連尋訪的所在。蕭颯的鹽田風光、無際的魚塭景色、老鹽夫寮的孤寂荒涼……在這苦澀土地上的「北風」所吹出的信息，似乎深深震撼著藝術家，進而譜寫為一曲長吟不息的土地詠嘆調！

2008年之後，王信豐傾全力在「西濱」風景的創作上，而且用情更深。台灣西部濱海，夏天陽光熾熱、冬天北風凜冽，景物蕭索。王信豐頻頻造訪這個苦澀之地，開始對這塊烈日與北風的土地駐足思索。而這塊被泛稱為「鹽分仔地」的台南濱海地帶，有一股獨特的土地味覺，這或許是吸引畫家流連駐足的主因吧！

王信豐專心投入「西濱」創作，已是他在藝壇出道後三十年的事了。他的「西濱風景」，讓人猛然意識到他生命情境的轉變；他的人生已來到另一個階段！三十年的光陰足夠淬礪、純化一個生命。輕狂歲月或已遠去，嚐遍了世間的種種滋味後，對人生當有另一番體會，生命也愈為洗練。在王信豐的畫中，荒涼味與孤寂感越來越濃醇，而這正是一種對生命的體悟與吟詠。

在畫中，王信豐對木麻黃、菅芒花、紅樹林的蕭瑟，對沙丘、長灘、電線桿的無盡綿延，以及北風的凜冽與水光的寂靜似乎有著某種特別的感觸。這是否正對應著藝術家某種特別的心境？許多畫家都嚮往如畫的景色，為畫旖旎的風光而不惜苦苦追尋，而王信豐卻選擇來到「西濱」這塊苦澀之地。畫境即心境，此話不假，否則在庸碌的現實裡，誰能夠聽見北風的淒楚聲調？誰能夠體會沙洲漂移的不安？誰能夠瞧見平靜水光下的冷凝的愁緒？誰又能夠嗅出滲入土地中的百年苦澀味？



綠島紀行之6 王信豐 水墨設色、紙本 101x69cm 1997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

「西濱」猶如一扇門扉，畫家獨自進入，在那裡找尋自己的風景。在這裡，藝術家猶如墜入了一個自我世界中，雖然孤獨，卻也超脫飄逸，靈魂獲得滌蕩。在「西濱」，王信豐讓自己沉溺於孤獨中，大有莊子「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」的況味；孤獨帶來內在的寧靜，對生命及自然的關照視角也有更為恢弘，洞察力更為敏銳。「西濱」畫作，土地味覺強烈，藝術家的心緒更是濃稠。藝術從來不是單純的賞心悅目而已，王信豐的藝術對我們而言究竟是一種刺痛？還是一種滌蕩？這或許難以確認，但面對藝術家意蘊豐盈的「西濱」畫作，總是讓人感慨係之，意緒激昂！





長堤秋草 王信豐 畫布、壓克力彩 80x100cm 2014

2015年，王信豐最後的這一年，他用生命最後的力氣完成了〔明月松間照〕、〔陳達的鄉愁〕、〔無言的海岸〕、〔燈塔餘暉〕等三十幅畫作。這些畫作，明顯的仍是他無法忘懷的「西濱」，而色調則更為森冷、畫意更為悽愴。這豈只是「西濱風景」而已！讓人強烈感受到的，仍是他2014年的自述中所提：「……杳無人蹤的秋日長灘 / 瀰漫著超現實的氛圍 / 猶未曾捕捉到這一刻 / 冷豔欲絕的神韻之前……在歷史的滄茫中 / 在秋末的黃昏裡……」，那是一種對宇宙、對生命的無盡感懷！最後的三十幅畫作，他不負宿

願—「在有生之年 / 以『西濱臺江』之名 / 書寫四季的美麗容顏 / 以美術工作者的身份 / 為臺江鑲上一絲美麗的金邊 / 並奢望留下一個深沉的印記」。■

後記：本文乃依據筆者過去為信豐兄所寫的三篇文章〈對土地的凝視與眷戀—解讀王信豐的藝術〉、〈風景寂寥·心境荒涼—閱讀王信豐的畫意〉、〈孤寂的風景—關於王信豐的「西濱」風景〉，重新整理、改寫而成，除了陳述對其藝術風貌外，並藉以對其在藝術上成就致上最崇高的敬意，以及表達對故人最深沉的懷念。



蕭蕭演風 王信豐 畫布、壓克力彩 72x90cm 2014